

壯遊八十年之十四；

烽火昆明樂趣多

陳 廣 沅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金雞碧馬過橋米線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冬我鐵道工程人員到達昆明，這是蔣委員長「以空間換時間」的大政策之一。我們到的那一天是一九三八年的耶誕節，沿途並沒有看見有什麼慶祝聖誕的模樣。按地址找到楊老板（文軒）的住址，那是早接頭好的，在東門內綏靖大街頭一家鹽棧樓上。兩進，每進二層樓，都是三間兩廂的格局，樓下完全是鹽棧的地盤，堆的到處是鹽巴，每個鹽巴有幾十斤重，都是由鐵鍋裏熬出來的，所以每塊鹽巴像中國黃飯的鍋，是一個半球體。楊家住在後進樓上，共有兩個正式臥房中間一個廳，右首有個大廂房，後面有個小廂房，楊家夫妻兒女住東臥房，我們夫婦連同兩個小孩即傳方與攔英住西臥房；老太太帶着攔英長女睡廂房，小張媽帶着攔英也睡在廂房，吳樹基在樓下鹽棧裏睡。當晚到達先買些麵點吃吃，梳洗了睡覺，第二天與楊老板夫婦談論房租及吃飯辦法；房租按所用房間多少算，吃飯兩家輪流當家；第一個月楊家當家，由他們買菜做菜，每月菜錢由兩家人口分算。

楊家爲寧波人，他們的口味與我們揚州人完全不同；而且他們做一餐菜吃幾天，許多天都是剩菜用蒸籠蒸熱了吃，大小吃得沒有勁。結果還是各人燒各人的，到也過得蠻安逸，老太太吸到了雲南的鴉片煙，那是中國出名的雲土，又便宜又好，香氣馥郁，她以爲這是人間福地。

我預定一月一號去川滇路報到，先到昆明街看看，原來我們昨天來的這條路是川滇、黔滇公路之延長，是惟一的柏油路面大街，是新市場，所有電影院、戲院、大旅館、大飯店、大商店都在這東門外大街上。金碧路是在城裏是南北大街，青石板路，兩邊商店整齊，而大街的南北兩端，有兩個高大雄偉的牌坊，都是仿北京三霄飛檐的結構，油漆得金碧輝煌，一個牌坊上彫有「碧鷄」另一個彫有「金馬」兩字，代表城外金馬碧鷄兩山。街首有廣場有花市，姹紫嫣紅中有白茶花、晚香玉，香氣四溢，時已舊曆十一月初矣，而天氣溫暖如春。我想買花而不知花價，說話又不懂，姑試以銀毫一毛，賣花女子我一大包，無法捧走，祇好減買一半。原來雲南用毫洋爲國幣之一半，而且雲南出產豐富物價甚平，據說他

們農田每年有三次收穫，一次收穫一年就吃不完，穀賤，故其他一切皆賤矣。廣場四周有小吃店，有賣米線者不知何物；進去買一碗吃吃，原來是粉絲湯，但其粉絲爲米粉做的絲，而湯爲鷄湯，這叫做「過橋米線」，每小碗祇五分錢便宜之至。隔鄰有咖啡店，其咖啡爲咖啡粉隨叫隨開水沖，爲法國式吃法，吃來亦不壞，玩了一天，步行回家甚累。第二天陰雨甚冷，看樓下小老板及諸運伏皆瑟縮不勝寒者，問何不加件衣服？答曰「我已穿了三件褂子了！」細看全是單布衣三件，蓋雲南天氣是「四時皆溫暖，一雨便成冬！」太陽一出，又溫暖如春，無庸多製棉衣耳。

等待築路常跑警報

不久，妻姊即王遜先夫婦趕到，即住在小廂房內。原來他們住在九江，抗戰後中國銀行移湖南零陵，他們就移居零陵，我們由醴陵西邊經過零陵時就帶着他們住桂林；由桂林到貴陽後他們也搬來，及我們搬昆明時，他們因我們的卡車坐不下，就留在貴陽等車。此次趕來，大家同住非常高興。不過昆明海拔六千英尺，空氣稀薄，呼

吸不易，而王遜先有哮喘病，吃不消；不久即搭滇越鐵路去河內海防乘海船回上海去。

我上次到過昆明，但此次所見與上次所見者完全不同，遂問人走到火車站再進南門找到鐵路賓館，原來這館所在，在偏僻城根，離開正街甚遠。川滇鐵路在城中心靠偏近西門，地方甚大，門口甚堂皇，似乎是一個舊衙門改的。現在的局長是沈昌，原來就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五在上海新亞飯店對我說：「仗一定要打，敗一定要敗」的那一位；見面後大談戰事情形，又說「現在退到後方交通惟賴飛機，像我們要常常飛的人，不知什麼時候被日機打死，或自己掉下來，跌死！」不到一年這位先生就腦沖血在大廳上，站着送客時倒下來就死！與飛機無關！看他年紀不到四十歲，大概年輕好勝，日日夜夜挖空心思在對付人，以致不得長壽哀哉。

當時余又去見副局長兼總工程師薩福均先生；他現在是交通部技監兼副局長。見他時，介紹了該局總務處長吳次風，又介紹了黃湘濤。吳浙江人有紹興師爺風度，和顏悅色態度從容而對於路事管理得有條不紊。黃江南人，三十許，身段不高而雍容華貴，面圓，膚髮秀麗，說話有身分，此為我平生第一次見到的鐵路女職員。薩先生說：「你來此上班，有什麼事問他們兩人好了。」技監下設機務室其主任為程孝剛先生，見面後有許多舊事重提；他說：「現在重慶交通部路政司為楊孟紀先生；楊毅（華臣）為路政司幫辦專管各路機務事宜，他不久會來昆明視察，其下有老朋友翁為（存齋，以前津浦浦口電廠廠長）

王弼（前京滬機務處長）。路政司內尚有前津浦工務處長吳西箴，號誌專家汪孟賀等。機務室內除我外尚有顧毅成工程師等數人。」

川滇鐵路係自昆明直達重慶之鐵路，現在開工者祇敘昆一段，由昆明向東經曲靖、霑益、宣威、威寧，而達敘府；當時工作為「做土方」即高者挖低，低者填高之土方工作，工程處之土木工程師司有張海平吳祥麟等皆係原在東三省修築鐵路有經驗之工程師，工程處設在東門外，他們忙得不得了。他們說：「我們在瞎忙！忙了有什麼用？既無鋼軌又無枕木，趕完了土方幹什麼呢？」言下不勝唏噓。我在回想，要我在這兒幹什麼呢，鋼軌枕木還沒有，更談不到機車車輛！此後我每天上班就在紙上談兵。不過此時前方吃緊節節撤退，天天有人自前方退到昆明報到。春天裏，天氣好，敵機也有時到昆明來，有了警報我就走出西門向農村裏奔跑，在離開城七八里地方停下來，坐在田埂子上看敵機來臨，有時有三架兩架，有時祇有一架，倒沒有下過蛋，祇偵察偵察而已。在田裏發現了昆明肥沃的土，一片碧綠中，偶有菜花朵朵罌粟花像海一般遠遠流去，無邊無際。如口渴肚餓了，就在田埂上摘幾個蠶豆苞剝開來吃，又甜又嫩又有水，真好吃。再看田畝四周有行行楊柳樹、桃花；這一片平地外就有許多山包圍着，青山綠水勝過揚州！歸途不急就閒眺村落、遊野寺，寺中有空房間出租，答「可」。我心中就在想將家眷搬到野寺來住。後來敵機來多了，我真租了一間房請老太太來住，并叫小張媽及大女兒大兒子陪住。

溫泉幽雅河小流長

剛在這時候我的太太開小產，這也是愚昧所致，原來雲南出白藥，是土產仙丹治百病，太太傷風咳嗽，我叫她試吃白藥，那知道這是催生的藥，當晚就流血小產。小產後血流不止，不得已送惠濟醫院，由一個女醫生診治據她說要留院「刮宮」，大概子宮內還有剩餘骸體非刮出不可。這病房好大，空洞洞地一張小病床，而所有的門窗都下鎖，我問女醫生，她說：「地方不靖，有小偷！」她又告訴我說「我們這兒有一個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醫生叫陳丙子；但因他是福建人，他自稱姓譚叫譚丙子！」太太住了一禮拜就回家，我沒有理會這姓譚的先生。三十五年後我住在普林斯頓大學左邊，我生病找了一位中國醫生，姓譚。談起來原來他就是惠濟醫院的上海陳丙子醫生。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昆明郊縣安寧有一個溫泉，有人引溫泉入室開了一個華清池，地方幽雅可以舒暢精神，程孝剛有一天約我去入浴。我們到城外公共汽車站搭專往安寧溫泉的汽車；有兩家甚便，我們買了來回票就去了。開車過碧鷄關就是平地，約三十哩就到了。華清池在一個小河旁邊，裏面有方池，寬約十二呎，高可二呎，青石為底，白石為邊，池中有石凳高出水面，水深尺許，水由一邊汨汨流出，對邊溢出永遠清淨溫暖，有些微硫磺味，浴時坐石邊或石凳上甚安適。浴後尚早就在左邊新生咖啡館吃些點心，聽說河那邊有座小山，山上有一座小寺，我們就去看看。到河邊有一個渡船

，河甚狹，一船伏執篙一撐即抵中流，隨流而行即抵彼岸。問此河何名，他說：「這河叫噹哪川，你不要看它小，它南接滇池，北入普渡河而入金沙江，再經揚子江而入海！」我們兩人聽了很想駕扁舟駛入揚子江再浮江東去！問：「山上何寺？」「叫曹溪寺，有僧人住持，風景甚幽，可住宿。」我們循河西岸南行，越行越高，達山腳下，稍息再登泥坡而上，有大門朝東，曰：「紫氣東來！」入門朝南。有一大殿，殿內找到住僧，衣冠不整，烟容滿面。導遊，見殿前有銅製觀音塑像，似出名手，頭面身段手足皆合度，而衣服摺線等皆有風致，程謂藝術學院塑像科成績未必有此。殿左有元梅二株，大者合抱，枝葉蔭半院，小者祇餘老幹，旁出一枝橫斜有致。殿右有優曇花兩株，高可十丈，蓓蕾甚多，著花者皆呈白色多數呈黃牙色，萎而無力；僧謂此花結朵時要兩三個月方長大，到放開時不到一天，就萎縮；所謂曇花一現者是。院中香氣四溢，花大如碗。想天地造物在準備時誠不惜時間，到演奏時不過一剎那耳。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謂暴雨地震之發為時極暫而準備此暴雨地震之勢，誠不知要費幾千萬倍之時間。人間一切何不以天地為師而多重準備工作乎。花台邊有玫瑰花數叢亦正在放花。僧導遊僧房及羣房。右邊有樓兩棟。一為三開間一為五開間，前邊又有大堂窗櫺尚未完成，開間甚大。程問此房空着可惜，願出租否，僧答頗願出租，惜無人要耳。俄即下山回昆明。途中程有包租此寺房為機務室辦公地，樓房作為家眷住所及職員的宿舍，問我願來否，我自然求之

不得，既不須逃警報又落得安居在風景區。

人員湧至紙上作業

程先生此後就向薩技監建議將機務室移溫泉曹溪寺辦公，請求調我到機務室服務。後來他帶薩到溫泉參觀，同時派庶務與住僧接洽租用并請派人收拾打掃。九月間日軍發展攻勢向長沙衡陽進發，粵漢湘桂不保，同事皆紛紛後撤。杜局長原來主持粵漢路，迨粵漢失守，交通部派為滇緬鐵路工程局局長，他就帶同大隊人馬來昆明。譚岳泉田定、顧啓文等人皆來。昆明現為人才器材集中地，除鐵路公路人員外，資源委員會亦在昆明郊外設廠，如中央電器廠有交大同學陳雲、陳良輔等主其事，中央機器廠，有清華同學王守競等主其事，又有電力製銅廠等皆已佈置就緒開工出貨。薩技監呈請交通部將我由敘昆路改調機務室服務照准後，我們決定雙十節搬家溫泉，當時搬入者除程陳二家外有顧毅成工程師，其下幫工程師、工務員多人，如熊正琬之弟熊崧生，黃明憲、樊翕、薛瑾、錢燕喜等十餘人。我與程分住朝南樓房，我取東間，樓上為我夫婦及子女臥房，樓下為老太太及小張媽臥房。樓下西廂房為廚房。朝東五間大樓，樓上為同人宿舍，樓下為大衆飯堂。前面五開間朝南大廳為辦公室。幾日後佈置完竣大家安心辦公。

我之任務為設計川滇鐵路及將來滇緬鐵路之機車車輛，當時決定雲南鐵路為與安南及緬甸接軌，決定用一公尺軌距，坡道不得過百分之三，彎道不得過十度，機車輪壓軌重久久不決，後

在昆明幾度開會方決定增至十五公噸。條件既明我就開始設計并採用四——八——二式機車，客貨兩用，即由繪圖員開始繪圖設計。我現在可以做些研究工作，想在浙贛行車時有一段時間機車屢屢出軌。尤其在五里墩及株州兩站出軌，檢查軌道岔道台等均無毛病為何常出軌。故想對此作研究後做一論文。前此已函倫敦同學楊恆代購寄Porter所寫「機車行轡道上之力學研究」，現已寄到，又請同事孫竹生工務員譯為俄文機車行轡道上之研究。研究經月不得要領，後又得之B.B.一文方較有頭緒，後來知道齒輪輪唇壓軌之旁壓力與出軌有關，此壓力太大則出軌無疑，該機車前進時第一外輪緣與外軌內面間之壓力超過該輪下壓力時則不出軌！於是即用此意寫一論文，預備在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月刊發表。此文費力甚大，除自己寫算外，由同人抄正，又由繪圖員繪圖，費了一個多月時間方弄整齊適重慶主持「工程」月刊之鄭華博士來函謂「月刊」稿件已齊就差機械工程論文一篇，余即以此篇塞責，結果此文得本年首獎，甚為得意。程先生見我得意問得原因後他打趣說：「這有什麼呢？我同顧鐵西（穀成號）下圍棋，每勝一着即大樂，一天不知大樂多少次呢？」

霧裏看花遲起晚睡

我們住在曹溪寺就像住在天宮裏一樣，每早起來看雲海，中午無事插鮮花，晚上看看閒書，下下棋，打打牌。昆明人決不早起。早起有瘴氣，人吸了會生病，他們都要睡到中午以後方起

身，夜間可以通宵不睡，所以商店上午不開門。中央人員移住後省政府與商家協議每晨十時開門。我們在山上早起，開門向東南一望，大千世界全爲雲霧罩滿，祇留幾個山頭在外面就像大海裏有幾座小島一樣。日出後，表面雲霧漸消，慢慢地就顯出下面的世界來。許多樹頭山頭都漸漸冒出在日光下光芒四射，其下半截仍在雲霧中，真好看！其餘散的時候也極快，不到幾分鐘全部散完。碰到陰天就整天不散，那就是一雨便成多了。有幾天晨起大霧五步不見物，登樓遙望，迷茫不辨西東，擬看霧開時作何景象，不知因何事所牽未得始終注意，一抬頭一切皆清晰如常。程謂在武漢時常見江霧迷漫，開時一二分鐘即全部散清或與空中電氣有關。院中所有花木，有點不分春夏，如玫瑰迎春杞頭紅果紅葉同時競生存，有時集置花瓶中，不知是真是假。殆天氣日暖夜寒所致。而天氣變更之急驟亦有非下江人所明白者。有一天晚間在同仁宿舍閒談忽聞山後風聲如萬馬奔騰，風後不到五分鐘即覺寒氣侵人矣。又有一天晨起溫度變化。房間內溫度爲34°F，外間手巾已凍，大霧迷漫。散後陽光普照，十一時廊沿34°F，下午60°F，甚爲舒適。閒時嘗探庭前春梅數枝插藍瓷花瓶中，置公事桌前，花枝橫斜，花色微紅花瓣重疊而花香四溢，庭前元梅之賜也。外望各山頭迎春花大放亦折兩枝插瓶中，則增加了黃花綠葉再佐以大紅色之枸杞果實不亞於家鄉天竹爭子臘梅在之鮮艷矣。

新知舊友雲南麻將

關於山間與城內消息當時無電話，除寫作外，有重要事則派專人接洽。關於鼓昆滇緬經費曾有兩批人上山來報告。第一位是孫嘉祿先生，他是前滬杭甬鐵路機務負責人。他說：

「鼓昆所借法款第一期一萬萬法郎（約合五十萬鎊）即可成立，除購50公里鋼軌及配件（每公里八十噸，每噸十二鎊）約費三十三萬六千鎊外祇餘約十七萬鎊以購機車車輛；每輛機車即需一萬鎊故能購之機務材料甚少。」

第二位是顧毅成工程師他說

「此次鼓昆所借法款共計四萬萬五千法郎，第一批爲一萬萬法郎。總機廠爲一千萬法郎合現時國幣四百萬元。合戰前國幣一百萬元。總機廠爲滇緬鼓昆所合有，則滇緬亦應有此數，從前貴溪總機廠預算約二百萬元故此數不算小。」

他們走後，叔時（程號）與我就準備做昆明聯合機廠事及趕辦兩路機車規範書事，公事房又忙起來了。

昆明派朱蔭桐工程師來，此人係一九三七年美國普渡大學碩士其碩士論文爲機車修理廠之設計。畢業後曾到伊立諾大學讀一學期與我的老師們，如正東揚、些密氏、金氏、及須來得等，「他們都談到了您，并且談了您的碩士論文；這次來昆明是專門來請教的！」說得客氣之至，當即將總機廠設計事交給他負責。

有小學教員方某係昆明職業介紹所應程叔時徵求函而來。自稱係金華人，在金華師範畢業，

父母健在，有兄在金華經商，訂婚未娶，此次來昆明方二星期，因生活費用無着不得不急謀一職餬口。此次千餘哩來昆明完全步行，即昨日昆明到安寧四十公里，今日到山亦十公里皆係步行云云。適叔時赴昆未回我不知其意，故不能做主，方急欲回昆因身邊祇有幾毛錢云，余不得已暫借伍元讓彼回去，究竟是否屬實，亦不能深究，盡在抗戰時期不能讓此等人挺而走險或即東去做漢奸都於國家不利。又有葉秀峯婁姪李馨者偕一女友李某自上海來，持秀峯片求見，前聞高孟起云此人亦爲彼之表姪遂留住，略與談上海淪陷情形，據云日本人現亦採懷柔政策，汪在上海愚園路極拉攏教育界。日本人在愚園路一帶保衛至爲周密云。

消息傳來交通部楊幫辦已由河內乘滇越火車入滇，即日可到昆明，程與我一早下山搭公共汽車進城。先到滇緬路局，該局正移住祿豐辦公，機務處顧啓文陪楊幫辦一行到馬街子參觀中央製鋼廠去，下午黃子焜請幫辦在他家吃飯，可在黃家見面，下午六時許即到黃家與幫辦見面。飯後同回幫辦所住西南大旅社宿焉。次早由孫瑞璋及莊驥兩同學約在綠楊村吃揚州早點，後即去學士巷看航空專家莊前鼎；他新患傷寒病初愈，精神不佳，據稱某日有四十餘人在太和酒店中聚餐，後皆患瀉彼因此大病云。當時約好下星期一下午在北門街七一號中國工程師學會開中國機械工程師會。晚與程請何元良王弼顧啓文諸人到光華街義和園吃烤鴨，地方及座位均簡陋但鴨味甚佳；飯後到何元良家小酌，何與程爲美國普渡大學同學

，彼回國後即在昆明主持省辦機器廠甚有規模。住處爲一大住宅，間數甚多，院中花木幽蔭，太太甚肥大，行步顛顛。他們打雲南牌，每人十七張，而且有花三十二張；我着着眼花不能上台。何夫婦及程顧一桌，開牌後何夫婦開始唱牌，更未所前聞。程說「雲南朋友待客，都有鴉片烟敬客，你們怎麼沒有？」大家狂笑。何說「這不是笑話，現今還有人如此！」牌後即在何家睡。次日爲星期日，吳次風請在家中吃飯，下午三時大家紛紛到達，薩技監楊幫辦等十餘人，有兩桌牌，但均非雲南打法。當時招呼一切者爲黃湘濤女士，男女僕侍候甚有度飯食亦佳。飯後我們又去西南旅社度夜。當夜所不解者，何以吳次風請客不見吳夫人，而全由黃女士指揮招待，飯後諸客皆散，未見黃走心中老是骨都着。幾個月後至溫葦桐家與溫老太爺談起他笑說：「此爲抗戰常事！他們同居了，朋友也心照不宣！黃女士處之泰然，大方得很！」，這悶葫蘆到此時才打開。

工程學會昆明盛事

溫葦桐談廣西退出情形甚慘，那時日軍在廣東欽州防城得手後，因西北爲十萬大山無法推進即進軍東北，攻取南寧；南寧被炸得一塌糊塗。「我們退到柳州宜山，擬乘桂黔火車北進。鐵路上下人山人海，每個車廂不論客車貨車，車頂是人，車底是人；而鐵道被許多列車堵死，前面列車因機車無煤，正燒木材，木材又缺了，拿客人的行李家具燒，客人路員們到日圍山中砍樹運來燒

，車行如蟻，一聲警報，三架敵機到，炸死上千的人；三架走後，三架又來，少壯客人都下車疏散到四野避難，炸死者多老弱殘廢！局長侯家源日夜在前線調度，辛苦得不得了。消息傳到重慶，委員長大怒要槍斃侯局長，侯局長弄得焦頭爛額，幸有要人爲侯說情才免得一死，眞苦透苦透！」云。抗戰中可歌可泣之事甚多，此不過我們所知道其中之小部分耳。溫在昆明仍辦材料來源。

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董事會開會時到有楊毅、程孝剛、周仁、王弼、莊前鼎及余六人，大家舉我爲董事會秘書，當時議決了幾件事，我將紀錄交會長楊毅。會後到唐繼堯墓遊覽讀墓表方知此公歿時纔四十三歲甚爲可惜，然而生僅四十三歲而成就如此豐功偉業我輩眞愧煞。遊後到何元良家，此時幫辦宣佈當日是他的生日，於是津浦路、浦鎮生日會之會員在座者有吳西箴、翁存齋、顧啓文、楊毅、程孝剛五人。於是依次敬壽翁酒至壽翁頽然而後止。當時到者尚有孫瑞璋、吳慶衍等多人。次日技監請在正義路同義樓午飯，吃北平麵食，甚滿意。飯時技監謂後日全體到溫泉曹溪寺機務室開機務會議，我與程下午即乘公共汽車回山準備井佈置開會吃飯等事。

當日早起余即下山到汽車站迎候，九時許第一輛小車則有技監幫辦及汪孟賢三人，第二三輛有杜局長王弼顧啓文孫嘉祿顧毅成等，最末爲一卡車載有蕭光堉吳慶衍多人。到後先約去溫泉洗澡，澡後上山并到珍珠泉一遊，同寺午膳。膳後參觀公事房及宿舍，大家以爲山居，空氣好、陽

光好，皆爲城市所缺乏之到此無不心曠神怡，得未曾有。下午一時許開機務會議到會者有薩技監、楊幫辦王科長（嘉）程孝剛、顧啓文、孫嘉祿、顧毅成汪孟賢等。技監主席余紀錄，薩楊相繼演說，演說後已三時許薩杜須先回昆，餘人留下討論敘昆滇緬兩路機務事宜，留山過宿者有楊、王、孫、顧、顧及吳慶衍等；好在早已準備井無問題。晨起時諸位客人已到珍珠泉欣賞雲海及日出，歸來皆盛贊山水風景特殊。九時繼續開會，討論辯論，興緻盎然。山上原未備午餐，吃時請大家下山到新生咖啡店午餐，餐後遊沿螳螂川山洞，有醒石醉石暖谷寒谷諸勝，而此間有前人題咏甚多，康熙長白石文最者最好，有范承勛題「石玲瓏」，又有明嘉靖崇禎時諸先生題詠，未見有明以前者，上山繼續開會。會後諸人仍滯留一宿，次晨乘公共汽車返昆，臨行楊諄諄囑告今日將會議錄弄好明日送薩杜閱後印好以便帶回重慶云。余返山後即趕辦紀錄，當晚趕完後，先請程閱改。次日余即過程去昆明面交楊幫辦，了此公案。楊面告，兩路昆明機廠，事體重大，須派余主持。余面告以杜之爲人器小量窄，不易與；且以往經驗，他總將機務預算移補工務用途，不顧機務死活，表示不願與共事。楊謂此次係由部主持并由部在兩路經費內扣下機務預算辦理，不與杜生直接關係；余表示非如此辦，任何人辦不了。七時杜局長請吃飯，即將會議紀錄送交薩杜楊過目修正後交顧啓文油印交卷。飯後與程到何元良家又由何太太拉住打牌，次日回山。

此次會議中，即有某工程司，（以上名單中

未記其名)。自命爲機車專家，大言不慚，然爲楊幫辦所倚重，他說什麼，楊總以爲對；楊有時不解就請教他。開會時他說了好多錯話，幸我有許多參考書查；我當時駁倒他并引書爲證，幾次駁倒，他仍不以爲恥；仍說某書某書如此說，我拿書對證，原來全是謊話，真把我氣死。就有這種強不知以爲知的人在重要會議中亂發言，「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次日到滇緬路局總務處老友譚岳泉，適嚴伯和劉善之自桂林退到，譚即告我謂將派嚴主持羊老哨材料廠事，劉負責祿豐同仁宿舍事，皆甚妥；當請嚴劉二位同去溫泉，嚴劉向譚請假休息後，即同到城外搭公共汽車回溫泉，逃難中遇親人真是樂不可支。到山後即帶二人到老太太前請安；老太太見了兩個姨姪，真是笑逐顏開，問長問短。他們留住兩日，每日老太太燒獅子頭煨雞以款待兩位親人，嚴兄又會燒烟，睡在床上，替老太太燒烟她更覺喜慰之至；次晨二人辭行回昆，老太太尚有捨之意，不免老淚雙流。余親送二位到昆上班；適何元良家請客，我亦被請，到者有楊、程、顧、孫、翁、吳，諸人，席間有烤小豬一只，不免太貴矣。席間談及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在昆明開會事，會期爲十二月廿三、四、五日；本年會長爲曾養甫，彼爲交通部次長、副會長爲陳立夫，彼爲教育部長；他們二位均擬來昆赴會；省政府有盛大招待會云。回山後我就把我的論文「機車在彎道上行駛有無出軌之危險」一文再詳看一遍預備在開會時宣讀。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廿三日期六，中國工程

師學會年會在昆明聯合大學開會。九時行開幕典禮，由會長曾養甫致開會辭，蔣委員長孔副院長祥熙皆有訓辭，由教育部長陳立夫宣讀。龍雲省主席致辭大意說：好工程師之條件有三，一爲公忠體國；二爲吃苦耐劳；三爲精進不折。龍身材不高，而言詞清楚，態度沉着；說後工程師們對他的印象極好，又有龔廳長致辭，他的大意說：工業化與農業社會不合；故抗戰後沿江沿海工業化人民到農業社會之昆明來，有些格格不入；因爲工業化的頭腦是講時間與效率，而農人決無此想，所以外省人不免與本省人生磨擦云云。此話甚中肯，外省人對本省人生活習慣實在看不下去。晚到吳次風家晚飯。有錢昌淦、張海平二人在，打牌又由黃湘濤招待，非常舒適，牌後又往旅館。

名流譚論音樽候教

次日到西南聯大食堂聽陳立夫演講教育宗旨，到者約三百餘人，他大意說：今後教育宗旨要與立國要義相合；立國要義爲管教養衛。以前第一時期爲職業教育係教與養相合；第二時期爲軍事教育係教衛相合；第三時期應爲導師教育係教管相合；如此則教育與管養衛相合云云。說話極有層次。此公比我年輕，而頭髮大白，身體發胖，氣色亦佳，平時修養之功也。會後見徐恩曾亦在座，要人忙人都來到會，工程師會有福了。本日原有論文宣讀會因時間已晚改爲次晨。晚由建設廳長繆雲台請在雲南大學至公堂吃飯，爲自助餐式。開飯前繆廳長高聲說「因爲今天請的是工

程師，所以祇準備了工具與材料，請工程師們自己動手處理。」甚爲簡單別緻。吃飯時大家自由走動談話，我遇到昆明電機廠廠長金龍章，此爲第一次相遇足慰景仰之忱。卅年後我們同在美國麻省，他在溫特華氏工學院主持電機，我在安雅中學主持數理，過從甚密。繆爲雲南才子早年遊美在普渡讀工程，回國後即在雲南辦實業銀行，他現兼富滇銀行董事長簡錫鏞董事長所有雲南工商事業他都有份；爲人清正幽默，爲朋友所敬。

耶誕節日又爲蔣委員長西安事變脫險紀念日，省府晚間在省府宴諸工程師，帖上寫明「音樽候教」，大概是飲酒聽戲。上午先到雲大至公堂讀論文，到者甚多，間有四年級學生在內旁聽。余讀完後去川滇公司晤吳西箴孫嘉祿郭存齋等，飯後同到汪德侃家小談，下午相與到華山餐室飲咖啡後同赴省府晚宴。省府在城東北五華山嶺爲吳三桂舊宮，建築極堅實，有石級可登亦有汽車路可通。我們先到客廳，應有三重皆甚精緻，最內一間最大可容百餘人，陳設富麗，燈皆反射，有地毯沙法，比浙蘇贛湘等省府堂皇得多，亦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七時軍樂齊鳴相將入食堂，西餐演戲。龍主席及曾養甫陳立夫及緬甸訪華團十人入席後即開鑼。首三曲爲滇戲(一)李仙仙之斷橋會，(二)栗成之之弦高救國，(三)劉海清之甯武關，聲調在秦腔京戲之間，似乎萎靡不振；據聞栗成之爲滇戲之譚鑫培做功實在不壞，惜爲腔調所限，無動人處，滇戲演完龍主席致辭，陳部長答辭，略稱彼在委員長處爲機要祕書時每讀龍主席

致委員長密電一向擁護中央一向為中央籌劃，為外人所不知，龍主席誠為公忠體國之模範人物云云。緬甸團長 Badwin (包君) 答辭願與中國合為一體對於中國抗戰十分同情，對中國文化十分景仰。在重慶已成立中緬文化協會願在昆明設分會。當由在座各人簽名成立分會舉龍為會長包為副會長，曾養甫代表中國工程師學會致謝辭。接演京戲：(一)長坂坡，(二)綺羅香之醉酒，(三)嚴俊之過五關，皆服飾鮮明、精神飽滿，夜一時散會。

參觀工廠精華備具

次日全體到馬街子參觀各工廠，此等工廠集全中國之優秀人才，精密儀器，及高等機器之大成，不可不看，余在旅館七時起身出門，天氣寒濕有微雪，八時趕到吳次風家吃早粥，粥後同至南門外乘汽車出西門到西南運輸修理廠，有茅屋數百間做修理工作，其實不避風雨，會員們參觀後被邀吃點心；十一時始於風雨中離開該廠，余與吳次風坐車中納悶。

煉銅廠有火煉電提兩種方法，電提係將土銅提成亮銅之辦法。容量每日可出產十噸，但原料祇能供應六噸，全廠明亮整齊，管理甚善。

電工器材廠第一廠製造銅線，第二廠製造電話機，第三廠為電力廠，第四廠在猛林製造無線電器材。我們看完了心中有一結論就是：住房多於工房，工房多於機器，機器多於工人。後來參觀中央機器廠其結論與此同。

當日雨雷交加為昆明少有之天氣，我們走泥

潭土路到招待所吃飯，奈已聽飯後鐘矣。參觀時毫無組織先後到達不齊。先到者先吃，後到者吃冷飯冷菜。方剛為總務負責人係唐山同學，見面後承享以熱茶，茶後又去看廣播無線電台；台在山峽中，築三和土一公尺厚之圓頂屋為機器安置所，其容量與南京者同為五〇瓩，南京機器已燬，此為陳濟棠所手訂之英國貨，貨到陳倒，貨存香港無人問，茲取出安裝，但毫不接頭，劉振清負責，叫苦連天。

七時赴省教育會年會宴，地方不整，而雨雪甚冷，屋內有火盆無濟於事。飯時，徐佩瑛報告選舉結果，新會長為陳立夫先生副會長為沈怡先生大家鼓掌歡呼。飯食不佳，九時許與何元良同出到華山餐室吃咖啡點心後到何元良家承何太太備水洗腳後吃阿司匹靈兩粒而睡。次早返山休息。此為第二次參加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矣，較一九二九年在南京參加時尤加吃力，蓋交通不便全靠步行，而熟人衆多；接應不暇。(待續)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誌園地公開，舉凡人物傳記，趣事軼聞，真實傳奇，旅遊記趣，生活體驗，科學新知等稿件，均所歡迎。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者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壹萬字（長稿取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刊。經採用之稿件，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本誌交由「時代文摘雜誌」轉載或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作者來稿務請影印一份自己留存，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如必須退稿，務請附寄掛號費郵資以免平寄遺失，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